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6/PV.62
17 December 1991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

第六十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1年12月4日星期三，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UN LIBRARY

10 1992

USA COLLECTION

主席：希哈比先生 (沙特阿拉伯)
嗣后：敏先生 (副主席) (缅甸)

- 联合国当前财政危机；联合国财政紧急情况；秘书长的报告(109和110)
-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37)：(续)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b) 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和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报告
 - (c) 秘书长的报告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 (e) 决议草案
- 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
 - (a) 秘书长的报告(A/46/561)；
 - (b) 决议草案(A/46/L.25)。
- 工作方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下午3点20分开会。

议程项目109和110

联合国当前财政危机，联合国财政紧急情况，秘书长的报告(A/46/600和Add.1)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各位成员还记得，在第54次全体会议上，大会决定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财政情况的报告(A/46/600和Add.1)将在议程项目109，联合国当前财政危机和议程项目110，联合国财政紧急情况下在大会全体会议上介绍。在这方面的谅解是对这两个项目的实质性审议仍将在第五委员会进行。

各位成员还得知，依照这一决定，秘书长将就联合国的财政情况问题向大会发言。

希望就议程项目109和110发言的代表可以在第五委员会定于1991年12月10日，星期二开始的对这两个项目的辩论期间发言。

因此，现在我请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昨天在欢迎新秘书长的时候我说过，联合国的复兴尚未在其财政状况中反映出。对联合国所恰当给予极大期望与其所遭受的财政贫穷相对比使一种讽刺，是人感到极为遗憾和迷惑不解。

我很难过的是，我必须在我的最后发言之一中向大会传达这一严肃的情况。联合国所面临的财政破产状况使之处于一种我必须强调是同时属于政治和预算的危机中。

我在摆在你们面前的报告中提到的联合国财政状况的全面介绍展现出一幅冷峻的景象。到1991年10月31日为止，会员国在正常预算和维持和平行动方面所欠联合国未支付的摊款几乎达到10亿美元。

最近改变世界形势的重大事件突出表明联合国作为实现国际社会维持和平、抵制侵略和加强国际关系稳定基础的集体意愿的有效工具所发挥的作用。但是本组织在表明其能力之后采取后续行动的能力由于缺乏履行其职责所需的起码的财政资源

而受到严重阻碍。

在过去一年多里,联合国被赋予多种多样的任务。它发起了不少于七项新的行动:在伊拉克-科威特边界的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观察团(伊科观察团)、在萨尔瓦多的联合国观察团(萨尔瓦多观察团)在安哥拉的第二个联合国核查团(安哥拉核查团),在中美洲的联合国中美洲观察团(中美洲观察团),在西撒哈拉的联合国西撒哈拉公民投票助选团(西撒哈拉助选团)以及在柬埔寨的联合国柬埔寨先行团(柬埔寨先行团)。此外在海地采取了选举观察行动,即联合国核实海地选举观察小组(海地观察小组)。顺便提及一下,那一行动之后的政治发展完全没有贬低行动的本身的成功。

在此之外,目前在部署中的有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队),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停战监督组织),联合国驻印度巴基斯坦军事观察小组(印巴观察小组)以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驻塞浦路斯部队)。除了脱离接触观察部队之外,其他行动都资金不足。在这一年度里我已被迫从其他帐户借款以满足伊科观察团、西撒哈拉助选投票团和中美洲观察团的需要。一旦触发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这一类措施将导致对好几项行动造成真正的财政灾难。

再者,联合国正按照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的各项决议在伊拉克执行一整套极为复杂的任务。此外,联合国已被要求高度优先地考虑预防性外交,以帮助避免未来发生冲突并进一步加强其维持和平作用。

最后,为提供一幅完整的画面,在诸如环境、毒品控制、人权和人道主义救济方面也正在采取极为广泛的新行动。当然,对于传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依然继续关注。联合国也被告诫要加强其大范围人道主义援助的机制。

联合国行动所得到的这种史无前例的扩展表明国际社会对联合国对复杂和变化中的全球需要作出反应的能力充满信心。对其本身来说,联合国正严格遵守节约原则。这一点从所提议的1992-1993年方案预算增长率不到0.9%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到

证明。

然而，尽管这些新职责正在压到联合国身上，人们看来并没有认真考虑如何使这些行动得到财政资助。所依赖的是联合国现有的传统资金筹措安排，它们已证明不幸的是无法满足需要，这一点也是注定的。职责的不断增长以及未能提供资金以执行这些职责这两者的结合使联合国处于一种危险的、不稳定的财政状况中。

考虑到这一局面，并考虑到许多国家提出的对本组织履行义务的各种困难，联合国只能在这种和那种财政绝望状况中跳格子，实际上无法满足其目前的现金承诺，更不用说提前作出计划。

如果这种令人可怕的财政危机持续下去，联合国很可能无法执行尤其是在维持和平和缔造和平方面的紧迫和重要行动。这种由于缺乏手段而不是意愿和能力而造成的无所作为会严重侵蚀重新获得的信心，而正是这种信心促使各国政府和公众转向求助联合国解决威胁到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即本组织的主要宗旨——的问题。如果发生这一情况，输家将包括：有权利期待并要求在这些多难的时刻有一个有效、充满活力并能作出反应的联合国的世界各国人民；那些正常履行其法律义务并按时如数缴纳会费，主要作为本组织财政支柱的会员国；以及将其生涯和事业贡献给本组织的工作人员。

我敦促到1991年10月31日为止尚未完全履行对联合国的规章规定的财政义务的102个会员国考虑到所有的影响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我吁请它们、特别是那些经济比较繁荣的会员国，现在就支付。遗憾的是，拖欠国中包括一些应当有能力支付的国家，那些国家出于历史、政治和宪法原因，负有特别责任。会员国居然不能充分地、及时地为他们精心制定、批准和确定最后期限的计划提供资金，这是自相矛盾的。

尽管这种情况是众所周知的，会员国却毫不犹豫地要求秘书处进行新的、复杂的和具有挑战性的活动。昨天是柬埔寨。明天是可能就是南斯拉夫。我们能够预测不会出现其他情况吗？这些活动将能够得到适当的资金吗？

显然已经到了从根本上重新审查情况和对问题采取新的办法的时候了。有必要考虑新的和有创造性的方法，一方面，确保会员国全部和迅速支付确定的会费，另一方面，将本组织的资源基础扩大到它传统的狭窄限制之外。

我深信能够找到短期和长期可靠的和持久的解决办法的要素。我要重申我在报告中概括提出的用于这一目的的一些建议：

建议1：通过一系列措施处理由异常高的未付会费水平和不充足的流动资本储备所造成的现金流动问题。第一，对未按时支付的规定会费的部分，增收利息；第二，终止联合国关于允许保留预算盈余的财务规定；第三，从1992年1月1日起将流动资本基金增加到2亿5千万的水平，并赞同基金水平应当占固定预算下年度评估的大约25%的原则；第四，从1992年1月1日起，建立一个保持在5000万美元水平上的临时维持和平储备基金，以便在收到确定会费之前，支付维持和平行动的最初费用；第五，如果其他现金资源不足，授权秘书长进行商业借款。

建议2：建立一个人道主义循环基金，用于收到捐赠国政府和其他人的认捐款项之前的紧急人道主义情况中；这一基金应当通过向会员国一次性摊派建立在5000万美元的水平上。

建议3：建立一个联合国和平捐款基金，最初目标为10亿美元。基金将由摊派和自愿捐赠组成，后一部分将从政府、私人机构和个人处争取。一旦基金达到其目标水平，本金投资所得到的收入将用来支付授权的维持和平行动、其他冲突解决方法及有关活动的最初开支。

当我们寻求本组织财政问题的解决办法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痛苦的经济结构调整。正在对其经济制度进行根本改变的世界另一个重要地区面临着艰难的问题。这种情况可能阻碍这些国家作出它们应当而且愿意作出的贡献的能力。

因此，任何解决办法的一个基本要素必须是寻找额外的资金来源，特别是在传统的确定的会费之外支寻找。我再次提出了其中的一些方法。但是让我回到我的第

3个建议上去,这个建议特别同为维持和平和有关行动提供资金有关,这就是和平捐款基金,最初的目标是10亿美元,它能够成为寻求一个长期解决办法的重要框架。

我希望经济上发达的会员国,特别是那些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对本组织的成功负有特别责任的会员国将不仅支付它们确定的会费,而且为捐款基金作出慷慨的自愿贡献,从而使其可能在今后12个月里达到10亿美元的最初目标。

我所概括的这些措施应当成为一个必要的和早就应当进行的活动的良好开端,这就是,处理长期以来委任的任务和分配的资金之间不平衡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联合国太长时间了,而且还会变得更糟。

现在信任因素--以前用于从联合国撤回财政支持--已转变了,现在难道不也是改变本组织财政前景的时候了吗?如果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而联合国在其中发挥中心作用,难道我们现在不应当使它为自己最必要和历史性的作用做好准备吗?

我促请大会精力充沛地同我的继任者巴特罗斯·加利先生一起工作,以解决这个使我的前任和我本人焦虑和烦恼的问题。这是帮助本组织实现《宪章》的诺言和前景的最可靠方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和秘书长一起吁请会员国履行其道义、财政和法定责任,以满足它们身为其会员国的联合国的需要。我认为这是今后的日子里不应再继续下去的失败的一个方面,并希望在今后我们将考虑联合国成功的日子,我感谢秘书长所作的雄辩、诚挚、忠实和有意义的发言。

我请加拿大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福蒂埃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我确实想提议一个有关程序的问题。主席先生,正如你本人所指出的那样,我国代表团同意,应当在第五委员会就秘书长刚才提出的具体的实质性建议进行辩论。但是,本组织的财政危机不能够仅仅被当作我们日程中的另一个项目。我们不能够通过决议,并指望本组织满足会员国自己不付帐单却向本组织提出的各种要求,正如秘书长在他的重要讲话中所说中,这一危机是政治性的,而不仅仅是预算危机。

我希望代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代表团在大会全体会议上谈一谈秘书长在这个非常广泛的范围里提出的问题,我知道还有其他代表团希望在我之后走上讲坛,如果大会希望如此的话。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加拿大代表要求在全体会议上就议程项目109和110发言。

各成员记得,大会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决定将议程项目109和110分配给第五委员会。

此外,正如我在本次会议开始时所指出的那样,大会在11月25日的第五十四次全体会议上决定,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在议程项目109和110下介绍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财政情况的报告,但有一项谅解,即这些项目的实质性审议将仍然在第五委员会进行。

这样做的目的是使秘书长有机会在全体会议上谈一谈联合国的财政情况问题。希望就这一问题发言的代表可在第五委员会发言。第五委员会将于12月10日星期二开始审议这两个议程项目。

第五委员会关于这些项目的报告最后将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审议。

考虑到加拿大常驻代表的要求,并鉴于所讨论问题的重要性,我谨征求大会意见,了解成员是否愿意在本次全体会议上听取关于这两个项目的发言。

是否有人反对在本次会议上听取议程项目109和110下的发言?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大会同意在本次会议上听取有关这些项目的发言,但不影响下星期第五委员会对它们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在作出了这项决定后,为照顾已在下午会议议程的下一个项目的发言名单上登记的代表,我吁请就议程项目109和110发言的代表简短地发言。

福蒂埃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非常感谢你所作的决定,我向你保证我的发言将十分简短。

我荣幸地代表我国政府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在今天的大会上发言。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议题,即联合国的财政收支情况确实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它也许是对我们这个组织有效性的最重大挑战。一方面,各会员国不断敦促联合国采取新的活动,而另一方面情况表明其中却有许多会员国甚至不愿意履行它们对联合国的现有财政义务。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让我们说拿钱就拿钱。

首先,我们强烈地敦促所有代表团在年底之前交付其尚未付清的1991年及前几年的会费。我谨向大会保证,我们三国今年均打算按时支付我们1992年对联合国经常预算的摊款。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可能很容易在这个议题上自以为是。我们三国可以说,我们对财政危机没有任何责任。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一直及时按全数缴纳会费,甚至根据要求提前缴纳。我们支持多边行动渡过了一些非常艰难的时期。在目前联合国出现活力的时候,我们并不想放弃或限制我们对它的承诺。我们不想在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严重的财政问题上故作姿态。

在秘书长最近的任期内,联合国秘书处执行了一些迄今为止要求它完成的最艰巨的任务。在长期存在现金短缺危机的情况下,秘书长及其秘书处的同事仍能获得成功,这值得赞扬。在他的领导下,各会员国依靠安全理事会找出存在已久的冲突的解决办法。大会及其附属机构,包括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各附属机构现在已成为国际上接受的论坛,可就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进行有意义的讨论。人们认为,联合国的未来是极其光明的。

然而,那些十分有效地利用联合国政治舞台,要求新的服务最多的会员国中有许多似乎不愿意为联合国出钱。

许多国家的政府感到难以在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取得协调。面对开支的优先顺序,拖延向客气地催缴财政经费的遥远的机构付款比使往往非常尖刻的国内选民失望要容易得多。然而,会员国的这一作法对联合国来说是日益行不通的。尽管秘书处不得不在财政十分拮据的情况下工作,但至今为止它应付了安全理事会、大会和

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基本需要。正如秘书长正确指出的那样，只是在财政危机发生后才临时加以处理的作法既非可行，也不明智。

同时，联合国确实有许多引以为自豪的地方，但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在内的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联合国的会员国要问自己，它们的会费是否得到了应有的有效利用。一些代表团之间已非正式地讨论了秘书处改革的问题。我们都希望结束秘书处各司之间的重叠和缺乏协调情况，结束许多联合国机构之间的相互猜疑。为服务于各会员国而设立的机构往往遥不可及，不能作出反应。我们依然希望联合国的结构和运作方法的真正改革可得到促进。但我们认识到，如果许多会员国不愿意迅速缴纳会费，那么促成在秘书处形成一种厉行节约和讲求效率的风气将是徒劳的。

联合国现在正受益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前所未有的诚意。我们促请所有会员国履行这一诚意，支持秘书长发出的呼吁，采取措施向联合国提供它所需要的资源，使它得以对所有会员国的要求迅速作出反应。

秘书长提交大会的建议应得到我们的最充分审议。虽然这些建议需要详细讨论——其中一些也许需要进一步探讨——但这不应成为拖延或推迟作出决定的原因，至少对于那些更为直截了当的长期提出的建议来说是如此。让我们致力于通过一项决议，它既是给即将离任的秘书长的礼物，也是对他的继任者的欢迎。

我们尚未详细研究如何实施各项倡议，但我们原则上赞成需要设立一项指定的维持和平的起始基金，并研究增加周转基金的办法。我们三国代表团最近几年来一直主张增强财政灵活性，这特别是因为维持和平任务的要求已大为增加。

我们也认为关于对未缴纳的分摊会费在30天后开始收取利息的建议是有价值的。但是，其它组织最近的不幸经验使我们对联合国在公开的市场上借款的作法是否明智产生怀疑。最后，关于建立一项和平捐赠基金的建议是富有创新性的。我们需要同秘书处的成员和其它代表团讨论这一想法。

如何增强联合国对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作出反应的能力,并如何提供救援资金是本届大会讨论中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是我们这三个代表团都十分关注的问题。我们希望我们将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更好地协调联合国的行动继续积极地参加全世界的救援行动。

最后,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所表示的联合国需要有保障的资金来源才能更为有效。我们现在正面临的局势是不可容忍的,也是毫无道理的。但是,提供所需资金的负担应该公平承担。所有会员国都必须按时履行其义务。否则,那些在支持联合国方面保持着最良好记录的国家可能会在国内的压力下今后拖延付款,而停止对那些记录不佳的成员国的资助。

布赖登斯坦先生(芬兰)(以英语发言):我很感谢能有机会代表北欧五国发言。

在第四十六届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中,许多发言者对正在出现的国际合作的有利气候表示欢迎。主席先生,你本人在总结中强调了会员国在世界上出现了积极的新发展之后所表现出的对加强联合国作用的普遍支持的重要性。但同时,在本组织中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财政危机。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就是一方面我们不断地对本组织提出要求,特别是在维持和平和解决冲突方面,而另一方面本组织却又缺乏资金来发挥我们希望它起的作用。如果会员国具有发起新的活动和行动的政治意愿,那么它们也应该有资助这些活动付诸实施的政治意愿。

很明显,如果所有会员国都及时、全部地缴纳所分摊的会费,而且如果秘书长的手中有足够的储备,那么就不会有什么财政危机。很清楚,所有会员国都高度尊重并珍视联合国。那么,为什么又有那么多会员国不顾它们所承担的法定义务呢?所分摊的会费是不可能对任何会员国造成不合理的负担的。会员所享有的好处远远超过所缴纳的费用。

在本届大会期间,秘书长多次提请会员国注意本组织严重的财政情况。北欧代表团希望对秘书长所作的为使会员国缴纳其所分摊的经常预算和维持和平行动的会费和欠款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

我补充一点,北欧国家完全同意秘书长昨天在向他的接班人巴特罗斯·巴特罗斯·加利先生表示祝贺的时候所说的话。他说了这样的话:他很高兴向他的继任者递交一个更为强大和更为健康的联合国,其唯一消极的方面就是联合国在财政方面无力偿还债务,而这种情形绝不是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的。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秘书长的这份报告(A/46/600和Add.1)呈现了本组织财政情况的严峻局面。我们感谢向我们提供的关于每个会员国付款情况的详细资料。这些资料,就象几分钟前秘书长所作的发言那样,清楚地表明了情况的严重程度。

我可以这样说,北欧国家欢迎秘书长关于处理这一情况的意见,并支持他的建议的主要内容。我们希望目前情况的紧迫性,加上增强了的危机感,将有助于迅速采取行动。我们最为需要的是对联合国的介入、参与和共同的负责的新精神。

北欧国家对建立一个维持和平储备基金特别重视。应该向秘书长提供必要的资金使他能够在需要时立即采取行动。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应该作出上述安排以促进新的业务的开展。因此,我们支持在本届大会期间建立一项维持和平基金。

我们还认为,应该把流动资本基金增加到经常预算中的年度摊派总金额的约25%的水平。我们认为,这是能够合理地确保足够的清偿能力的百分比,特别是鉴于该基金也是用来应付未预见到的和特殊用途的开支的。

另外,我们认为流动资本资金、维持和平储备基金和人道主义循环基金这三个基金将大大地满足秘书长所提出的关于预算储备的合理要求。储备金是进行顺利和合理的业务活动的前提,是符合健全的预算行为的。

联合国的财政问题自然也必须在更广的范围和更长的时间基础上加以解决。我们认为,确定项目重点应该是这一讨论中考虑的因素。当然,这个问题主要是在项目的规划和预算程序的范围内来加以解决的。但是,这一程序同财政危机之间是有联系的。会员国的付款情况可被视为每个会员国对本组织所抱有的信心程度的尺度和反映。

我代表北欧国家所发表的这些意见是希望在本届大会期间能够找到全面的解决

办法以避免本组织在财政方面无力偿还债务。作为会员国，我们都有责任保证本组织获得所需的资金来执行我们集体向它委托的任务。只有所有会员国都严格遵守并尊重向联合国提供资金的方式，联合国才能够在健全的财政基础上运行。唯一的真正和持久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是所有会员国充分、及时和不带条件地缴纳所分摊的会费。《宪章》第17条所规定的对本组织费用的集体责任的原则必须得到维护。缴纳所分摊的会费是一项条约义务，而不是一种选择。

范斯赫埃克(荷兰)(以英语发言)：我将代表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发言。

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来就这一十分重要和紧迫的问题作一个简短的发言。我们抱着极大的兴趣听取了秘书长的重要发言。在发言中，秘书长强调了本组织十分严重的财政情况。我们感谢秘书长在大会全体会议这一级别上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将本着积极的精神迅速研究他的发言及报告，并将在第五委员会中重新加以审议。

全球的政治发展向我们所有人表明：联合国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对本组织的要求正在增加，而各会员国的期望也在增长。各会员国正探讨各种途径，以使联合国获得新的活力并为秘书处确立一种适当的结构。

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对联合国所面临的严重财政危机深感忧虑。虽然这一危机是多年来发展而成，然而应以最大的紧迫感加以解决。

12国意识到这些事实，专心致力于目前的局势，因为它表明正是那些一次又一次强调本组织重要性并实际上毫不犹豫地要求其进行斡旋的会员国，正在任凭它的财政情况恶化到其效率正处于危险地步的程度。这些会员国似乎相信，联合国在最后一刻总会得到那些象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它们一道交纳了30%的分摊经费——这样的会员国的解救，它们履行其对联合国的义务，迅速地全数和无条件地支付其会费。

因此，12国愿重温它们和其他联合国会员国年复一年地强调的一点：联合国困难的财政状况是不能容忍的，对此只有一个解决办法，我要对此加以重申：全体会员国

履行其义务，支付大会所分配的它们那一部分联合国的费用。这不是一件自行决定的事，也不受制于任何条件；相反，这是《宪章》第十七条所规定的一项庄严义务。

不履行这项义务还使人们对各会员国坚持按第41/213号决议所确立的新的预算过程的意愿产生怀疑。这一里程碑式的决议强调为在财政拨款的基础上达成最广泛的协议而进行努力的可取性。应当铭记：目前基于支付能力的预算和分摊比额表是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如果各会员国未能履行这种政治承诺以及这种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义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将是很可笑的。

就秘书长的长期建议而言，12国首先要同意其声明(A/46/600)：会员国不支付会费已给那些履行其财政义务的会员国加上不公正的负担。大会面前的各项建议基本上涉及扩大储备的问题。虽然在各会员国都履行其义务的情况下可能值得认真考虑这点，然而就目前情况看，存在着一种进一步加重已经及时和全部支付会费的会员国的负担的危险。我们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储备资金的筹措，而非储备的多少。

解决紧急财政危机的办法是直截了当的：各会员国都必须及时和全部支付会费。此时，国际社会正期望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大大加强的作用，因此应解决改善其财政基础的问题。12国愿意与秘书长和各会员国一道进行建设性的努力，以在各会员国履行其对联合国的承诺和义务的条件下审议这方面的适当措施。

霍恩费尔纳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对秘书长亲自介绍其关于联合国财政状况的报告深表谢意，该报告从而使我们特别注意到联合国确实正在面临的严重的财政危机。奥地利对秘书长因联合国正濒于失去偿还能力和破产而抱有的深切忧虑颇有同感。正如他在报告中所雄辩和明确地指出的那样，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工资可能发不出来，而我们各会员国所批准的项目和赋予的任务恐怕不能执行。

我国代表团认为，联合国正在实际上各个领域——环境、发展、国际毒品控制、维持和平行动——中负有新的任务，然而却不具备有效执行这些活动的必要的财政手段，这是人们无法容忍的。这不仅意味着一些会员国纯粹地口头保证，而且还失去了

可能是国际社会在冷战结束后共同解决全球和区域问题的千载难逢之机。此外,当联合国在国际公众心中提高声望和增强信心的时刻,其生存却受到威胁,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能理解的。

在联合国的预算几乎没有增长甚至滞呆的情况下,联合国因要执行更多的活动而一直承受的负担使它处于困难的状况。因此,一些会员国不支付其分摊会费从而有损于联合国,这是令人不能接受的。这对那些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七条履行其财政义务的会员国来说也是不公正的,而且就维持和平行动预算而言,也给派遣部队的国家带来额外的负担。

因此,我国代表团强烈呼吁负有财政义务的各拖欠会费的会员国尽早按《宪章》履行其义务。这些会员国一旦立即履行义务,将会解决财政危机。在这方面,我们愿重申奥地利对联合国及其事业的坚定支持。为此,奥地利对成为联合国的东道国之一而尤感自豪。多年以来,奥地利一直特别通过履行其财政义务而证实它的承诺。主席先生,允许我通过你向秘书长保证:奥地利将及时和全部支付其对正常预算以及维持和平预算的费用。然而,我们同意秘书长的观点,即必须找到解决成为长期问题的财政危机的可行的、持久的和长期的办法。我们深感遗憾地注意到,根据第41/213号决议所确立的新的预算过程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果。

• 副主席敏先生(缅甸)主持会议。

因此不幸的是,以协商一致方式就所有预算问题决策的过程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也没有提高某些会员国交纳其同意支付的会费的政治意愿。

我们认为应当在大会详尽地讨论并彻底审议秘书长提出的建议。我国代表团愿意在谋求持久解决这一危机方面给予积极和建设性的合作。

我谨借此机会向秘书长致意。他真诚地致力于本组织及其各项目标。今天——他

的任期很快就结束了——他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提出持久解决这一严重财政危机的各项措施，他应当得到我们的充分尊重、赞赏和支持。

蒙塔诺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极为认真地听取了秘书长的发言。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即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显然需要适当对待并彻底审议这个问题。

作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12月份的主席，我想告知大会本集团特别关注联合国的财政状况。然而，我还想正式要求在第五委员会审议该项目之前在全体会议上继续就此进行辩论。我知道有时间限制，但是今天下午听完各国代表团的生动发言之后，我认为应当给这次没有准备发言的其他国家集团和代表团在深思熟虑之后作适当发言的机会，正如已经表示同等程度关注的各国代表所做的那样。我们所有人都同样感到关注。

我们要求主席先生你对我们的正式要求作出答复，即今天不结束辩论，辩论将继续在全体会议上进行并有秘书长参加——当然要考虑到他的时间表——以便其他代表团能够平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主席(以英语发言)：如果希哈比主席同意，秘书处将得到指示安排一个时间表以便在下星期的适当时候——或许星期二——提供一个进一步发言的机会。

议程项目37和102(续)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46/22)
- (b) 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和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报告(A/46/44)
- (c) 秘书长的报告(A/46/499, A/46/507, A/46/648)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46/643)
- (e) 决议草案(A/46/L.31)

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

(a) 秘书长的报告(A/46/561)

(b) 决议草案(A/46/L.25)

沙依德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对于过去40年中在种族主义南非发生的任何事件的评价都将证明大多数非洲人在种族隔离制度之下所遭受的严重的不公正、种族歧视、压迫和有系统的暴力行为。

数据表明在少数白人地区有1700多万当地人被捕,350万人丧失家园,8万人未经审判遭拘禁;4万南非人被迫流亡国外。更难以衡量的是对被种族重新分类拆散的家庭造成的破坏、低级教育的恶果、剥夺获得工作技能的机会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价值的扼杀。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南非目睹了一些事件。德克勒克通过废除使种族隔离体制化的主要法律作出改革者的姿态。然而,很难相信丑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将会消失。取消规定根据肤色对新生儿进行种族分类的《人口登记法》不会产生追溯效力。换句话说,将继续对大多数非洲人实行《人口登记法》的条款,在整个国家完全摆脱种族隔离制度之前他们不会从废除法律的行为中受益。此外,只要种族隔离的三院议会继续存在,取消该法律将仍然毫无意义。

至于允许约500万的白人通过驱逐当地人占有87%土地的《土地措施法》,废除法律的行为并没有设想将财产归还原主。另一方面,种族主义政权使大多数非洲人十分贫穷,他们没有必要的资金买回原属于他们的土地,而这些土地应当免费归还给他们。

上述法律和所有其他使种族隔离制度化的法律一样从主要法律,即种族主义南非宪法,那里获得有效性。该宪法是种族隔离制度的基础。从立法、程序、从人们的心目中消除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分离无疑将需要几十年。在其他国家将会找到明显例证,在那里种族歧视尽管从法律上在几十年前就已消除,但仍继续影响大多数人。

秘书长在其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执行情况的第

二份中期报告(A/45/1052)中说,1991年6月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的最基本法律。

但是,他指出许多随之产生的态度和作法,实际上这些法律的后果仍然存在。因此,难怪《纽约时报》驻约翰内斯堡记者克里斯托弗·沃伦在1991年11月10日发表的文章中这样描绘了比勒陀利亚的公共生活:

(以英语发言)

“规定种族歧视的基本法律已于6月份被废除,但是,执行种族隔离政策的以白人占主导地位的公务人员结构仍然完好无损……。的确,一位访问过比勒陀利亚这个行政首都和这个具有很大比例的欧裔人的城市的人发现,在办公室工作和回答电话的都是白人,而黑人则在割草、修路、给人倒茶。”

(以阿拉伯语发言)

按照这种说法,其他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相信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已于1991年6月7日消亡,但是,非洲多数人认为,直到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并充分行使选举权,直到该国摆脱由种族隔离政策而产生的苦难--我发言开始时已经提到过苦难的一些方面--种族隔离才会被埋藏。

自1984年以来,非洲多数人一直生活在暴力浪潮之中。这一暴力浪潮是由可恨的种族隔离政策、行为和结构所造成的,据各人权组织的估计,暴力浪潮已经使1.1万多人丧生。

今年9月14日签署的《和平协定》当然比没有协定要好,即使这一协定没有得到充分的执行,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也要比无辜者戴错束发带而遭到屠杀要好。《协定》沉重地打击了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府,该政府依然从煽动暴力中受益。如果比勒陀利亚政府愿意的话,它能够结束暴力行动。但是,直到目前,仍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该政府打算结束暴力,这场暴力给非洲多数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苦难。在一些情况下,由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府挑起的暴力已经达到了真正屠杀的程度,并已遭到了全世界的谴责。

1991年7月19日,南非陆军的一位名叫费利克斯·安登尼的中士对英国《独立日

报》作出了彻底的交待，他称这些屠杀中的多数实际上是南非陆军特种部队所干的。安登尼还清楚和详细地说明了他于1989年至1990年服役过的第五情报旅的活动。他还揭露指出，造成26名乘客被杀的1990年9月13日索韦托地区一辆火车的爆炸是由第五情报旅的第一小队所策划的，他本人也和其他人一起参与了这场可怕的屠杀的执行。

在沃伦先生于1991年6月12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南非陆军军事情报退休少校尼科·巴松先生还揭露了其他事实，他称他曾积极地计划并执行了对约翰内斯堡内及其周围地区居民的进攻，并曾动员居民中的各个部分进行这些暴力行动。

这还没完。约翰内斯堡的《每周邮报》揭露了所谓的英卡塔门丑闻，该报发表了几份文件，这些文件证明南非政府在德克勒科本人了解的情况下，为在城镇进行暴力行动的各个组织提供了资助。

所有这些事实都证实了非洲多数人继续对政府保安部队参与煽动暴力行动的论点，这些暴力行动是种族隔离政策、行为和结构继续存在所直接造成的。我们担心，如果这一由比勒陀利亚政府煽动的暴力浪潮继续下去的话，这将破坏所有为在南部非洲实现能够恢复非洲多数人合法和被篡夺的权利的解决所采取的措施。

我们呼吁正在斗争的非洲多数人加强团结，联合起来加紧努力，建立一个强大的联合阵线，反对想以煽动暴力来削弱非洲多数人谈判立场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我们呼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立即结束这一暴力浪潮，南非政府想通过这一暴力浪潮妨碍南非多数人正当事业的进展。

自从1974年以来，大会一直谴责比勒陀利亚和特拉维夫之间的合作。应大会的请求，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及其国际影响特别委员会继续回顾了这一合作的发展，并从1977年以来每年都就此提出报告。比勒陀利亚和特拉维夫两个政权之间的合作对旨在消除南非的种族隔离和这一合作对非洲和阿拉伯国家构成的威胁的努力造成了影响，我们是从这一角度来看待这两个政权之间合作的问题。

大会第3151 G (XXVIII)号决议谴责了这种合作,认为这种合作是邪恶的结盟,这种合作的起因和动机是众所周知的。

1991年11月11日,英国《独立报》发表了约翰·科廷先生的文章“以色列和比勒陀利亚之间的邪恶贸易”。他在文章中试图对以色列和种族主义南非自1948年以来的这一合作的动机作出解释:

(以英语发言)

“南非和以色列长期以来挑起了国际敌意,两国因这种国际敌意而团结一致,在25年中建立起了一个朦胧、邪恶和互利的军事关系网,其中最突出的是在生产原子弹项目上的合作……”

(继续以阿拉伯语发言)

他接着问:

(以英语发言)

“为什么以色列要卷入这种外交上冒险的‘特殊关系’?一位以色列前官员告诉西摩·赫希,这是因为南非拥有丰富的原料,特别是铀,铁矿和煤,正如这位官员所说的,因为‘如果试图在以色列进行核试验,就会出现大混乱,’并且因为‘他们也是面对一个敌对世界的欧洲移民’”。……

(继续以阿拉伯语发言)

科丁先生又继续问:

(以英语发言)

“南非得到了什么呢?如果没有以色列的技术知识,大肆吹嘘的南非军火工业就会只是现在工业的影子。以色列人大大促进了发展一种有效的杀人机器,用来对付南非的邻国和南非国内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士。”

(继续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刚刚提到的那位美国作家西摩·赫西先生,《萨姆森的选择》一书的作者,证实说,以色列和南非之间有六、七项秘密的军事和核备忘录。

在这方面,如果我们考虑到南非和以色列这两个政权的特殊性质,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们极力要获得和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是象其他国家一样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侵略和扩张,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的侵略以及靠武器的力量强行造成既造事实。

南非和以色列之间的这种邪恶的联盟继续日益加强。最近这种联盟以前所未有成度公诸与众。1991年11月10日,德克勒克在包括他的外交部长博塔在内的一个庞大的代表团的陪同下对特拉维夫进行了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他会晤了以色列高级官员。比勒陀利亚外交部长博塔在访问期间承认,直至1987年双方一直在军事领域进行协作,他声称,自那年以来,“没有签署任何军事合同”。他还说,两国的关系将不以军事合作,而以工业、商业和经济交流为基础。

特拉维夫的统治者说,自1987年以来他们没有同南非签订任何新的军事协议,他们声称在那一年冻结了与南非的关系。然而,他们强调将继续遵守以前签署的协议,他们声称这些协议将于明年底到期。以色列报纸《国土报》估计这两个政权的经济合作的年度总值约为8亿美元。

德克勒克在1991年11月13日结束访问时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拒绝谈论两个政权在核领域和军事领域进行的勾结。关于比勒陀利亚要努力摆脱因为它的种族主义政策而所处的孤立地位,德克勒克说“与阿拉伯世界建立良好关系同与这个西布莱国家长期存在的关系没有任何矛盾”。未来自然会揭露所签署的这些协议的真正性质以及这些协议在进一步促进这两个政权的关系方面起何种作用。

面对关于比勒陀利亚和特拉维夫间密切关系的各种事实,人们对以色列代表竟厚颜无耻地决定参加关于种族隔离问题的辩论实在难以理解。在辩论中他以贯有的态度发了言,通篇充满了欺骗,歪曲和捏造,就连戈培尔也要羡慕不已,在他看来,作为这块土地,及财富的合法主人的非洲人多数仅成了“社区”,正如巴勒斯坦人民是“阿拉伯巴勒斯坦人”,而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仅成了“领土”一样。顺便提一句,这个字眼第一次在南非使用,以区分头等公民和所谓的“非公民”。在他看来,大会

第3379(XXX)号决议已对其真正性质下了定义的犹太复国主义成了许多解放运动应仿效的样板。

这位代表多年来一直重申同南非没有任何军事关系,并坚持说,只有较少的经济联系(A/45/PV.57)。昨天他以惯有的厚颜无耻企图使我们相信,以色列和南非之间的关系一下子间就达到互相进行高级别访问的程度,而且这种关系是很自然的一向以往一样,无视联合国通过的许多决议。

以色列代表毫无顾忌地谈论的这种勾结不能悄然无声地被放过。种族主义政权代表在这个论坛上高呼的诸如人权、平等、正义、民主之类的口号不可能减少这种勾结带来的危险。只是向我们非洲兄弟表示毫无价值的同情,同时向南非种族主义政府提供真正的支助,这只能证实它不能够摆脱把它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利益,不能够有效地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道结束所有危害人类最恶劣的罪行,不能在行动上而不是在口头上维持人权,正义和平等。

只要回顾这一点就足够了:1990年3月20日晚上全世界都在庆祝纳米比亚独立,当时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发出邀请参加这次庆祝活动,唯一没有邀请的是以色列。难道我们还需要问这种显然是侮辱性的行为的理由是什么吗。

虽然已废除了万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基本的法律支柱,但这种制度实际上仍然存在。非洲人多数继续纯粹由于种族原因而被剥夺了合法权利。

正如南部非洲特设工作小组的初步报告中所说:

“对一个向种族隔离这样创立了一个系统和制度化的种族歧视系统的复杂制度是无法仅仅通过法律行动来废除的。在经济、教育和政治各级以及在行政结构方面还有许多事必须要做。整个南非社会面临着同渗透到所有各级公众生活的种族偏见和歧视性气氛进行斗争的巨大任务”。(A/46/401,第36段)

鉴于所有这些,如果认为现在南非的主导形势表明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实际结束将是自我欺骗。非洲人大多数仍然需要作出巨大的牺牲来实现其合法的目标。对种族主义政权形象的装饰性修饰基本是为了打破对德克勒克南非政府施加的

国际孤立。

自从德克勒克宣布他废除种族隔离法法律的企图以来，一些国家匆忙地取消制裁违反了1989年12月14日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联合国宣言》。已经发生的变化没有达到所希望的目标就不能被视为是不可逆转的。

在这方面，我们只能对日益增长的过早地取消制裁的倾向表示我们的忧虑，这种倾向只能缓和对南非种族主义政府的压力。如果要在法律和实践上结束种族隔离从而导致出现一个统一、民主和非种族的南非，这种压力证明是不可缺少的。

这就是为什么叙利亚继续认为国际社会比一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必须继续其国际措施，包括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制裁。看来德克勒克政府将在摧毁种族主义政权和同非洲人大多数达成一项解决以便彻底打破孤立并取消国际上对其施加的制裁方面继续故意拖延。

最后，作为联合国创史会员国之一的我国重申，它支持并声援正在进行斗争的非洲人大多数同对人类犯下的最严重罪恶所进行的斗争。我们坚信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都必将失败和消失。作为白人少数的一个成员的南非作家内丁·戈迪默发现，如果她仅抓住这种成员资格不放，她的生活将变得狭窄和实际上毫无意义。她发现她的真正道路是抛弃种族隔离政策和思想。她自发地表达了非洲人大多数的集体经验，包括其全部的痛苦和全部的抱负。

工作方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通知各位代表，明天下午除了审议议程项目29，“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议程项目31，“中美洲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及和平倡议”，议程项目34，“联合国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合作”，和议程项目40，“东南亚和平、稳定与合作问题”之外，大会还将把第二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12，“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所提交的报告作为第一个项目审议。

议程项目37和102(续)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46/22)
- (b) 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和运输产品政府间小组的报告(A/46/44)
- (c) 秘书长的报告(A/46/499, A/46/507, A/46/648)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46/643)
- (e) 决议草案(A/46/L.31)

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

- (a) 秘书长的报告(A/46/561)
- (b) 决议草案(A/46/L.25)

沃克先生(牙买加)(以英语发言): 1963年,在牙买加获得独立和成为联合国一个成员国一年之后,我国政府在大会保证,牙买加将尽其最大能力同其在非洲的朋友们合作,以便从我们大部祖先所来自的大陆上消灭可耻的种族隔离制度。28年后的今天,在经过漫长时间后终于有证据显示,被压迫的大多数南非人民在国际社会支持下所进行的有耐心和不懈斗争将导致摧毁种族隔离和在南非创建一个民主社会。

自从德克勒克总统任职以来,在改变南非社会方面取得了进展。随着于1990年2月11日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变革的进程取得了势头。我们荣幸地于1990年6月22日和再次于昨日在这个大会中聆听了这位卓越、勇敢和杰出的领袖的讲话。今年7月,牙买加政府和人民自豪和荣幸地欢迎纳尔逊·曼德拉抵达我国的海岸。这次历史性访问使我们得以向这位真正伟大人物表达我们的极大的钦佩和爱戴,并向他本人保证我人对他为通过和平谈判结束种族隔离的努力坚定和继续的支持。

昨天,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在一篇动人和广泛的发言中为我们介绍了他对正在出现的新南非的设想、他的国家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在制裁和南非的社会-经

济转变方面需要从国际社会得到进一步支持的性质以及摧毁种族隔离制度和建立一个真正民主、非种族南非的先决条件。

我国政府欢迎今年的事态发展,其高潮是废除构成种族隔离制度的正式纲领和主要支柱的立法。我们注意到为满足1989年12月以协商一致通过的《联合国关于种族隔离的宣言》的要求取得了进展。我们尤其欢迎南非政府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签署了协议。我们希望这将导致重新安置所有政治流亡人士。在曼德拉先生的发言中,他还寻求国际社会的援助。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暴力的升级阻碍了进展,这可能会严重地威胁变革的进程和谈判的准备。尽管政府、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英卡塔自由党在9月份签署了《国家和平协议》,主要影响到黑人多数的暴力还是增加了。我们希望政府将兑现其关于公平地调查暴力的原因的承诺,不允许暴力破坏谈判安排。

虽然德克勒克总统提出的宪法改革方案仍然与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民主的最终目标相差甚远,但它至少为开始谈判提供了一个基础。我们欢迎在筹备这些谈判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我们为由90个左右反种族隔离组织组成爱国统一阵线感到高兴,在10月份在德班召开的会议上该阵线保证共同努力,抓住这个历史时刻以确保民主得以迅速建立,并要求召开一次所有政党的大会,为实施权力转移发动将带来一个由民主选举的立宪大会的进程。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该进程在约翰内斯堡的会议上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会上政府、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政治党派完成了定于1991年12月21日至22日召开的民主南非大会的筹备工作。

一些国家已经对所出现的变化和积极的事态发展作出了反应,不同程度地解除了对南非的制裁。我们认为一些这样的步骤是不成熟的,我们自然支持英联邦政府首脑在哈拉雷最近召开的会议上采取的有节制的和平衡的做法。认识到迄今为止制裁在带来变革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他们把改变实施不同类别的制裁同为结束种族隔离采取真正和实际的步骤联系起来,并同意继续使用有效形式的压力以保证南非的冲突有一个成功的最后结局。

认识到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的变化,现已商定在文化和体育往来,旅游和空中联系这样领域的“人民对人民”这一类别的制裁应立即解除。在为孤立南非牙买加发挥了主要作用的国际体育领域,英联邦政府首脑为南非发展统一和非种族的体育运动方面最近取得的相当进展感到鼓舞。他们同意继续鼓舞这些发展并适当提供援助。英联邦政府首脑还同意尤其应解除关于体育运动的限制,经证实体育已经实现一体化,它已经被有关的国际管理机构重新接纳而且南非的非种族体育机构已经同意参加。

关于其他制裁,人们普遍同意这些应逐步解除如下:当就能够使所有各方充分和有效参加谈判的适当的过渡机制达成协议时可以解除贸易和投资措施;只有在就新的民主宪法的案文达成协议时--除非互相就相反的安排达成协议--才能解除财政制裁--最有效的制裁;最后,应保持军火禁运直至牢固地建立了有充分的民主控制和责任制的种族隔离后的新南非政府。

英联邦政府首脑对制裁采取的做法符合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做法。委员会在其报告中声明,只有在建立了过渡安排,通过了新宪法和经自由、公平地选举建立一个新政府之后才能认为种族隔离已经死亡。委员会还建议国际社会继续对南非政权施加压力,其具体性质应符合对该国发展的集体看法。它还同意零散地解除制裁是不成熟的,并剥夺了国际社会促进谈判进程进展的手段和能力。

昨天曼德拉先生在他的发言中有力地强调了对制裁的这种逐阶段的处理办法。他强调需要不断施加国际压力,并敦促完全根据南非内部的实际进展相应地逐阶段解除制裁。

由于看到是国际压力的力量帮助带来了南非的变革,让我们继续保持压力,直到我们实现根除种族隔离和建立一个自由、民主、非种族和繁荣的南非的目标。

阿克辛先生(土耳其):我们再一次召开常会审议关于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议题。该议题多年来一直列在联合国的议程之上,而每年国际社会都以新的热情和决心来讨论这个问题。国际社会感到它对援助南非人民进行其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

负有特殊责任。各代表团积极参加今年的辩论证明了这种观点。的确，国际社会一直在等待着所有南非人，不管是什么种族，都能享受平等、正义和充分的政治权利那一天，并决心为实现这些愿望作出贡献。

自本大会关于这个题目的上次会议以来，结束种族隔离和开始关于新宪法的谈判的进程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程。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基本法律，即《土地法》、《种族区域法》和《人口登记法》以及修正的《国内安全法》是这个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虽然看起来废除这些法律的实际效果是有限的，但废除这些基本法律就去掉了令人憎恶的种族歧视体系的主要支柱。

通过一部将为自由、民主、和无种族歧视的南非开辟道路的新宪法将是在消除种族隔离制度方面的决定性一步。南非的所有政治力量都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机会以及国际社会的支持把这个国家改变成一个真正民主和无种族歧视的社会。在这个框架内，我们欢迎去年10月份举行的爱国联合阵线会议。非洲人国民大会、泛非主义者大会、工会和其他组织之间所达成的关于制宪进程的共同方法以及主要政治力量就新宪法的基本原则所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大有希望的步骤。我们希望，由所有有关各方参加的目的在于开始就制宪问题和过渡性安排进行谈判的会议将在1991年底之前召开。上个星期召开的争取民主南非大会的筹备会议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十分令人鼓舞的步骤。

不断的政治暴力仍然是令人深切关注的问题。这种暴力是创造有利于新宪法谈判的气氛的重大障碍，并阻碍了政治活动的自由进行。这个严重问题将影响到正走在民主化道路上的南非的前途。秘书长的第二份进展情况报告中所提供的资料充分反映了形势的严重性。1990年7月至1991年6月，多达3 000人被杀害，45 000人由于暴力事件而流离失所。尽管政府宣布了一系列制止暴力的措施，我们认为南非当局应该在这方面采取更为坚决的态度来保证已开始的进程的成功。由包括南非当局以及非国大和泛非主义者大会在内的22个政党组织签署的全国和平协议是结束暴力的最富有意义的发展。有效执行该协议那将对创造互相信任的气氛是至关重要的，这

种气氛是建立和平变革的构架的先决条件。

我们对释放政治犯仍然在南非政治力量之间的讨论中引起争议表示关切。虽然一大批政治犯已获释,在是否所有政治犯都已获释这个问题上尚没有取得协商一致意见。在给政治犯下定义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释放政治犯问题是1989年关于种族隔离的联合国宣言以及格鲁特舒尔和比勒陀利亚纪要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一问题需要特别重视,而且是需要处理的问题中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我们认为秘书长在他的报告(A/45/1052)中所设想的程序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该程序要求制定并核对一个被指称为政治拘留者的名单,并要求把具有争议性的案子提交一个独立的专家小组。

但是前景并不完全是阴暗的。我们欢迎南非当局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份文件如果得到充分实施,将标志着这个国家的新阶段的开始。它应当导致流亡者和难民早日返回。

国际社会一直把种族隔离制度谴责为违反一切基本和普遍的人类价值的彻头彻尾的制度化的种族隔离。我们一直强调种族隔离不能改良,只能消除。我们一直呼吁通过和平手段实现这一目标。今天大会可以理所当然地感到自豪,因为它看到了其长期以来发出的呼吁在南非得到了响应,建立一个无种族歧视、民主和自由的南非的进程正在实现之中。

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主席易卜拉辛·甘巴里先生阁下在他的介绍性发言中正确地强调指出,国际社会迫切需要继续讨论种族隔离这个问题,并在这一政治进程中一直保持警惕。甚至我们三天辩论中长长的发言者名单也反映出国际社会对进行中的政治进程获得成功所表示的持久和强烈的兴趣。我们坚信,国际社会将继续支持所有导致在南非建立一个新社会的积极发展。这个新社会将保证全体人民都享有同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我们还相信,国际社会不会忘记对所有有关各方在推动永远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进程中所表现出的现实主义和勇气表示祝贺。

甘西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以法语发言):自从种族隔离制度成为一种国

家制度以来,联合国一直在加倍努力动员国际社会支持结束南非政府所实行的那种可憎的制度。本组织在这场争取人的尊严、公正和自由的斗争中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1989年12月大会第16届特别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了内容广泛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南非破坏性影响的宣言》。该宣言阐明了为政治解决南非问题而必须遵循的谈判进程的原则、行动纲领和准则。此外,令人高兴的是该宣言及其行动纲领已经得到了去年9月和12月同样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决议的确认。

现在的基本问题显然不是南非的种族隔离法是否将消失,而是关系到建立一个统一的,无种族歧视的和民主的南非:一个在平等基础上人人享有同等公民和国民权利的南非,一个人人有权在平等的全民投票基础上参加政府和管理国家的权利的南非。

今天,建立一个新南非的可能性比以往更大了。秘书长关于载于文件A/45/1052中的联合国宣言的执行情况的第二份进展报告鼓励我们以某种程度的乐观态度去面对将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主席纳尔逊·曼德拉先生昨天在这个讲坛上的讲话进一步肯定了这种乐观情绪。最近的事件和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土地法》、《种族区域法》和《人口登记法》等等一系列种族隔离的基础法律的废除,是在彻底铲除种族隔离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按照南非当局的说法,已经消除了重要的法律结构。南非当局说:

“在过去12个月中,废除了一百多项歧视性的法律和规定。”。(A/45/1052,第73段)

已经采取有利于谈判气氛的若干必要措施并提出了和平倡议。虽然现在监狱中仍有几百名政治犯,但1 000多名政治去年已获得释放。根据南非政府和难民事务高级官员达成的协议,保证政治流亡者迁返的大赦现在已经生效。在今后民主南非中保护人权显然已得到一致支持。

另一个突出的事件是1991年9月14日签署国家和平协定,允许不久在一种信任和安全的环境下召开多党会议,因此,总而言之,现在已经出现一种有助于召开此次由

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

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以英语发言):22个月以前,南非踏上了一条其以前从未想过要踏上的里程。这个里程的起点具有戏剧性并突然公布于世。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意味着社会发生重大变革。这是在敲响种族隔离恶魔的丧钟呢还是南部非洲闻名于世的一种沙漠海市蜃楼。

重要的是,南非今天已不同于12个月以前。它在某些方面正是一个残遭分裂和饱受冲突折磨的国家,但它也是一个处于痛苦变革阵疼中的国家,这种变革虽然十分混乱,但必竟是变革。所谓的种族隔离支柱,即《种族区域法》和《土地法》,已被废除,《人口法》已得到大量修正,但种族隔离及其后果仍然是南非社会根深蒂固的特征。我国理解这一点,有谁还会说仅仅废除种族隔离法律从性质上看相当于叫南非立即和自动地创立一个平等和不分种族的社会呢?

上个星期一召开了一次各党派筹备会议,为自那时以后三个星期召开民主南非大会进行了筹备,筹备会议的召开是我们深感欣慰地希望(如果说不是相信的话),在南非建立新宪制的谈判进程即将认真开始。从联合国这个高度看,南非领导人不分种族、肤色和信仰似乎终于找到一些共同点,其基础是,它们现在愿意——至少看上去愿意——作为一个不受种族和种族主义破坏性因素影响的国家和一国人民携手共同迈向未来。

所有南非人现在已经领悟真理。种族隔离并未经 废除几十年来一直支持其普遍统治的法律而灭亡。目前四处漫延并可能在城区造成流血而导死亡的暴力每天都在提醒我们这样一个事实——种族隔离根深蒂固,不会仅以一笔之劳就马上烂掉。

种族隔离的最后消亡只有在新的南非成立的压力下才会实现,到那时全部南非人不管其种族,肤色或信仰都将获得政治权利,从而有权利作为自由的男女公民制订出他们自由选择生活的政治秩序或制度。因此,我们对于旧南非转向新南非的性质抱有如此大的希望。正因为如此,我们如此热衷于不断地鼓动立即开始为新的民主的宪法体制开展谈判。

要拯救南非,没有其他办法,只有通过制订一部不仅修改由少数人实行种族隔离统治、而且旨在完全彻底的将种族隔离的一切痕迹从南非生活的各个方面根除的宪法。

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判断过去几个月里南非冲突的各方所宣布的立宪建议。这些建议是要与种族隔离的过去历史作一个明确的,断然的和最终的决裂,或者他们--或其中的一些--是要想推迟或拖延不可避免的事变,而使我们对于南非的问题只解决一半呢?我们当然希望不是那样。

我们一直力图争取的--国际社会一直争取并为之斗争的--是要通过实实在在的,纯粹的成年公民投票在南非创立无种族主义的民主制度。国民党对于人民参与的民主的一项基本内容就是不受到他人的主宰。也就是说,作为南非执政党的国民党力图谈判达成一项民主的体制,不遭受其他方面的主宰,尽管这一制度是根据一人一票的成年公民投票所建立的。我们对这一制度并没有问题,除非在为南非的一人一票的“不遭受主宰”的情况只是另一种情况的代号--低于我们希望在该国实现的多数人统治。

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中,所有人都参与民主进程是一项不可改革的因素。每一个成年人都有权投票,竞选公职或拒绝竞选公职,参加他或她所选择的政党,或者决定不参加任何政党等等。也就是说,我们理解任何真正的民主制度是由人民参与的,因为存在着作为这一民主制度基础的不可剥夺的选择、言论和良心的自由。

我们在不妨碍南非人民根据自己确定的需要而设计的政治制度的权利的同时,对于国民党一心一意要提出一项按逻辑上的含义是要在南非实现一人一票原则的立宪建议有深刻的印象。国民党所设想的关于行政当局性质的建议不可否认的证明了这一点。建议的要点是:

“行政当局不应当只由一个党构成,而是要由一些主要政党的成员构成”。

这里所建议的是新的南非应当由根据宪章所决定的联合的政府来执政,而不管

民主选举的结果如何。即不管民主选举的结果如何,总统的权力都应当是集体执行的。宪法必须规定这一集体或多党政府制度,而不是选举本身。这些政党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联合组成民主统一的政府。这必须由宪法向他们提出要求,而不管一人一票的选举结果如何。

我们十分了解,这也许只是一些建议,是供谈判之前或谈判桌上进行辩论的。希望这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害怕最终失去权力的政党所提出的供谈判的最高纲领立场。但是,必须强调指出,没有多数派执政作为该国不分种族的公民选举的必然结果,在南非的种族隔离问题就无法最终解决。企图继续否认这一事实的立宪技谋是不会持久的。

我们并且希望国民党所建议的“考虑到南非居民的丰富多样化”——三层政府制度比他听起来的要朴实一些。如果考虑到南非民众的丰富多样性结果只是要长期维持南非社会种族和民族分割的一种手法,那将是一场悲剧。新的南非所需要的是统一和凝聚力,而不是在新的伪装之下继续实行种族的对立和分裂。

尽管总的说来,我们对过去二十二个月里为立宪谈判所做的曲折而复杂的预备工作所取得的进展感到鼓舞,但是我们继续对据说是身份不明的各种谋杀暴徒在南非市区对列车乘客和参加葬礼的人所进行的无情的暴力行动而感到焦虑。尽管我们赞扬领导人不顾暴力的威吓而继续的谈判作准备的明智行为,但我们同时还必须敦促南非政府和黑人领袖加倍努力,清除暴力行为,为在安定的环境里开展谈判创造条件。政府有维持法律与秩序,并且有效与符合人道的维持法律与秩序的主要责任。南非的每一个领导人也都有义务为解决暴力行为作出贡献,因为没有—一个党可以从其中得到什么利益。

六个星期以前,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其他组织建立了被剥夺公民权利者的爱国主义阵线。建立爱国主义阵线是为所有党派开始谈判作准备。其中并没有什么阴谋。我们欢迎它,因为我们认为种族隔离受害者的一方团结起来对于关于新的南非的意义重大的谈判能够在尽短的时间里有序,有意义并十

分成功地开展具有关键的作用。该阵线当然不是其诽谤者所说的那样黑人勾结进来反对白人。我们要在谈判桌上避免无政府状态,就需要在如此重多的政治派系有共同的目的。因此,国际社会有责任鼓励这种共同的目的。

最后,国际社会在南非的谈判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并不要求国际社会介入谈判,这完全是南非人民自己的权利,但是我们认为,联合国和整个世界社会不能在南非人需要的时刻对其撒手不管,听任他们采取靠不住的做法。对于每个阶段的谈判进程提供支持--具有建设性的和不干涉性的支持--是十分必要的。

同样重要的是在整个过程中保持压力推动谈判,特别是保证南非政府履行在南非进行真正和有意义的改革的承诺。

在南非种族分界线的两边都有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势力,由于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或种族主义原因顽固地反对谈判进程。德克勒克总统是一个真正勇敢和现实的人。但最不吉祥的是在他的种族分界线的这边他面对着人数虽少但很恶毒的反对变革的一伙顽固分子,他们发誓将使用暴力这一可怕的武器来破坏新南非的诞生,以便维护种族隔离。国际社会应该让这些挺而走险的分子明确了解他们行动的后果--应该鼓励德克勒克总统对他们进行抵抗,应该继续对他的政府施加压力,使之不屈服于那些人的罪恶计划。

卡尔帕基先生(斯里兰卡)(以英语发言):斯里兰卡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过去这一年在实施1989年12月14日大会协商一致通过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方面取得了进展。

秘书长在他有关执行宣言的第二次进展情况报告中指出,“过去12个月,朝向终止南非种族隔离的过程虽然停止了,但方向仍然不变”(A/45/1052,第6段)然而,这一活动受到持续的政治暴力的影响。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有关1990年10月到1991年10月这段时间的报告涉及南非在结束种族隔离和就新宪法进行谈判的进程中取得的全面进展。在痛惜暴力成为

这一进程中的破坏稳定的因素的同时，特别委员会认为1991年9月南非当局、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英卡塔自由党及其他组织达成的全国和平协议“为和平与和解带来了希望”。

在这一点上，有关政府秘密资助政治组织的揭露以及政府卷入保安部队实施暴力行为的越来越多的报道应该引起严重关切。尽快充分实施全国和平协议是人们非常希望的。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在创造谈判气氛方面取得的进展。释放政治犯和政治流亡者返回南非在这方面非常重要。其他一些有利于为谈判气氛创造条件的措施有：废除对受到禁止和限制的组织和个人的所有禁令和限制、军队撤出黑人居住区、取消紧急状态、废除旨在限制政治行动的立法，以及停止政治审判。

同时，为使人民自己参与改造他们的国家，应该创造必要的气氛以便进行自由的政治讨论。免于暴力、集会自由和新闻自由是自由政治讨论和活动的三个基本要素。

我们承认自从1990年6月以来，南非政府制定了重要措施，摧毁种族隔离的基本法律——所谓的种族隔离的支柱。然而，在实施这些已经颁布的立法措施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种实施应该立刻实现。

《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为南非的谈判进程制订了方针。已经勾划出新宪法中的原则。我们注意到政治组织的代表已经准备好在12月20日举行正式大会，就南非的未来进行辩论。12月的大会作出了摧毁白人少数人统治的谈判已经真正开始的诺言。

我们注意到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纳尔逊·曼德拉先生昨天在大会所作的发言。我们认为，应该根据南非内部民主化方面取得的实际进展分阶段取消制裁。在这一点上，我们想起今年10月在哈拉雷英联邦政府首脑通过了针对南非的制裁政策。斯里兰卡充分支持这一政策。

我们同意南非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以便实施社会经济变革计划，该计划将

减轻种族隔离的破坏性影响。重新安置被遣返的流亡者也需要援助。种族隔离后的南非的人力资源发展需求也应该考虑。

联合国大会在使南非消除种族隔离方面发挥了历史性作用。现在它应该期待种族隔离后时期,我们都希望到那时一个非种族、民主、统一和完整的南非将重新恢复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萨登博格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巴西的根子和民族魂都是多样化的、在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人民和种族的混合体中。因此巴西非常明确地唾弃以各种形式或现象出现的种族不容忍。巴西宪法规定种族隔离行为是最严重的罪,不能接受任何保释。同样在国际范围内,巴西在过去几十年中一贯和其他许多人一道痛斥和谴责种族隔离。

此外,联系巴西与非洲大陆,特别是南部非洲的一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纽带——有助于更为尖锐地认识到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无法容忍的局势,这一制度的基础是不可原谅的剥夺南非大部分人民的基本人权和政治权利。

今年8月份,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纳尔逊·曼德拉先生访问我国,使我国感到荣幸。这是一次难忘的访问。曼德拉先生温文尔雅而又坚持原则,这种结合独特而又感人,曼德拉先生永远地赢得了巴西人民的衷心爱戴。9月份,费尔南多·科拉总统正式访问了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明确表明巴西政府希望进一步加强与这些南部非洲国家的友好和合作关系。

我国对南非迅速发展的局势非常关心和关注,其中还有另一个区域因素。自从1986年建立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以来,该区域各国即非洲和南美洲各邻国一再表示希望,它们能在不久的将来欢迎一个民主、统一和非种族的南非加入和平与合作区的国际大家庭。

巴西相信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的决心,并且不遗余力地帮助促进实现和平与合作区的各项目标。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深信,一个民主、没有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今后加入和平与合作区将是非常可取的,将大大促进加强我们在南大西洋区域的

共同努力。

因此，巴西满怀希望地注视着南非政治进程的演变。迄今为止，取得的结果既令人鼓舞，又不足。南非所面临的道路无论多么曲折，无论有多少障碍，仍然有乐观的余地，因为正在进行的这个进程表示，最具代表性的各方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方式，为该国争取更加光明和更加公正的未来：通过和平手段、通过对话和直接谈判。

最近几个月里，一系列的积极发展使人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可以理解的期望：取消某些基本的种族隔离法律、以前被禁止的组织加紧开展政治活动、签署《国家和平协议》、举行爱国/统一阵线会议、南非政府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就政治难民和流亡者返回南非进程达成协议、就必须保护人权问题取得广泛的共识，以及本月晚些时候召开民主南非大会。所有这些步骤的方向是正确的，这个方向就是坦率和深入地谈判，以达成过渡性安排，促进拟订和通过新宪法以及最后实现真正统一、民主和非种族的南非，这个方向将使南非重新回到国际社会。

虽然在南非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毫无疑问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许多障碍，其中包括法律障碍，仍然阻碍着正在进行的变革进程。最大的障碍是政治暴力仍然存在；释放所有政治犯的工作被拖延。据揭露，公共资金被秘密用来为选定的政治组织提供资金，这也是令人关注的事项。

除上述所有方面外，需要正确解决的还有根深蒂固的社会经济不平等问题。这个问题影响着南非社会的很大一部分，是几十年隔离和种族隔离制度所遗留下来的最黑暗的问题之一。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可以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随着变革过程继续朝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这一作用必将加强。

毫无疑问，自从两年前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A/RES/S-16/1)之后，南非的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欢庆种族隔离制度被铲除还为时过早，否认南非显然正在发生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也同样不合理。虽然谈判有时是断断续续的，但随着谈判不断向前发展，过去曾经认为仅仅是梦想的事现在越来越接近于现实。

没有国际社会的一致努力，没有联合国的不懈努力，就不可能有现在的这个进程。在这方面，应该向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及其不屈不挠的主席、尼日利亚的易卜拉欣·干巴里大使表示特别的敬意。正如干巴里大使自己在介绍性发言中所正确指出，现在“国际社会应该继续参与”，以便继续监测和评价南非政治形势的今后发展。而且，正如若干南非民主领袖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国际社会必须正确地平衡保持压力和鼓励变革进程，这种鼓励包括经过深思熟虑的分阶段解除制裁，解除制裁必须与谈判战线上取得有效进展直接相联系，并以这种进展为前提。

自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问题第一次列入我们的议程以来，大会从未象现在这样有机会在这种具有挑战性背景下讨论这个问题。铲除种族隔离制度的过程是复杂的，而且往往是非常棘手的。但这个过程已经向前发展。争取制定过渡性安排和新的宪法秩序使所有南非人享有平等权利的谈判也有了进展。迄今所取得的进展是令人鼓舞的。这个进展应该鼓舞国际社会重申其决心，并且加倍努力，以巩固南非的不可逆转的变化。

卡姆南威尔先生（乌干达）（以英语发言）：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尼日利亚的干巴里大使有效地领导了该委员会，请允许我向他表示敬意，他应受之无愧。我同样对委员会其他成员表示赞赏。他们作出了值得称赞的努力，以促进国际社会进行反种族隔离的斗争，以及进行解放南部非洲的斗争。委员会报告(A/46/22)很好地评价了各种发展，将有助于指导大会制定行动方针。

我还要向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送石油和石油产品的政府间小组主席坦桑尼亚的纳雅奇大使并向教育和培训方案咨询委员会主席赫斯里德大使表示感谢，他们清晰地提交了各自委员会的报告。

多年来，联合国采取了反对种族主义的原则立场，种族隔离就是种族主义的最恶劣表现。因此，种族隔离问题是我们议程上时间最久的项目之一。尤其特别委员会已作出了不懈努力，动员国际社会给予支持，以便采取、维持和加强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措施，从而迫使南非政府结束种族隔离。正是这些措施和南非爱国者的解放斗争

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开始采取可能导致废除种族隔离机构的初步措施。

我们必须继续作出一致努力,对南非施加国际压力。无组织地或轻率地取消制裁很容易产生相反的效果,使南非政府失去本着诚意认真谈判的动力。制裁在保证废除种族隔离的谈判获得成功方面起着基本的作用。昨天,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纳尔逊·曼德拉先生阐明了经济制裁的重要性和南非人民要求维持制裁的愿望。国际社会应当听取他们的呼声。

我们应当提醒自己,我们在南非的目标是废除种族隔离,以便实现对人权的充分尊重,并建立一个民主的和无种族歧视的南非。大会在其第十六届特别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影响宣言》(第S-16号决议,附件)提出了谈判的指导方针和行动纲领。它要求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执行这一《行动纲领》,并坚持对南非的现有措施,直到有清楚的证据表明该国发生了深刻和不可逆转的变化。

自从两年前通过这一《宣言》以来,南非有了一些发展。其中显著的是释放了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取消了对政治组织的限制以及解除了紧急状态。我们欢迎废除1913年和1973年的《土地法》、《人口登记法》以及《种族区域法》,这些都是臭名昭著的被广泛认为是种族隔离结构的支柱。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已取得一致意见,正在准备举行多党会谈,我们希望,这些会谈将带动关于过渡安排和宪法的实质问题的谈判。这些都是会员国应当鼓励的积极发展。

我们同意特别委员会报告中的意见,即

“存在着过高估计积极发展和过低估计剩余问题的严重性的倾向”。(A/46/22,第117段)

我们可从秘书长的报告中清楚地看到,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最后的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

南非政府必须立即充分遵守联合国宣言的全部条款以及载于《1990年5月格鲁特·舒尔会议记录》和《1990年8月比勒陀利亚会议记录》中的协议。南非当局没

有充分遵守释放所有政治犯，包括在班图斯坦内的政治犯的要求。相反，该政权采取拖延战术，在释放犯有普通罪的囚犯时才释放一些政治犯。这非常令人遗憾，因为它使右翼极端分子有机会对民主力量采取暴力行动，并且为他们的成员要求政治地位。

乌干达对南非的暴力浪潮感到极其关注，因为它已在人民中造成许多生命损失和痛苦。非常清楚，这一暴力行动是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和其他民主力量的。它的唯一目标是破坏目前正在发展中的废除种族隔离的进程。对南非治安部队成员卷入暴力事件的揭露以及南非政府通过为某些政治组织秘密提供财政援助而采取的偏袒立场都使人们对它的诚意产生了怀疑。我们希望1991年9月通过的《全国和平协定》将得到执行，并将有助于结束暴力。这使南非人民有可能集中力量完成迅速结束种族隔离这一最紧迫的任务。

我要强调南非政府对结束暴力所承担的特别责任。正如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

“警察采取的公正和有效行动本来是可以制止纳塔尔省和德兰士瓦省城镇里持续不断发生的暴力事件”（同上，第16段）

此外，这一暴力浪潮是种族隔离政策的直接后果。

仅仅废除一些种族隔离法并不意味着种族隔离已被根除。这种废除并没有触及种族隔离多年来建立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根据各种土地法，几百万黑人不能拥有土地，被迫迁徙到贫瘠的地区，而得不到补偿。因此，必须采取具体措施来解决过去留下来的这些不公正的问题，包括实施一项土地改革计划，这一计划应当规定恢复土地权，并且对过去的不公正做法作出补偿安排。在执行这些措施的同时，还应当采取肯定行动，目的是为了解放黑人大多数，使他们汇入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主流。做不到这一点只能为我们正在努力进行的政治改革后的经济种族隔离永久化奠定基础。因此，乌干达赞赏为显然将在废除种族隔离后的南非起重要作用的南非人提供的多边和双边教育以及培训计划。

我们认为遗憾的是，南非政府采取的暂时性步骤被一些人用以作为借口为打破关于制裁的国际一致意见作辩护。通往实现《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的目标的道路仍然十分漫长。尽管有一线希望的曙光，但存在的障碍还十分之多，道路上布满了地雷。我们仍然处在谈判的关键的初始阶段。正是制裁迫使种族隔离当局接受了谈判的原则，我们认为，正是对制裁的恐惧会将南非政府留在谈判桌上。

必须保持制裁，直到变化是深刻和不可逆转为止。但是，只有当取消种族隔离宪法，并代之以规定全体南非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的宪法时，才有可能认为变化是深刻和不可逆转的。实行商定的过渡性安排可以表明有深刻的变化，但是，单方面取消制裁只会破坏全球努力。非洲统一组织南部非洲国家首脑临时委员会在阿比让召开的会议和英联邦国家及政府首脑的哈拉雷首脑会议指出了在这个问题上前进的道路。哈拉雷英联邦首脑会议商定将取消制裁同谈判中的具体进展以及在南非通过民主宪法联系起来。

大会必须重申对《宣言》的支持，必须实现自己的主张，以及必须保持制裁直至实现我们的目标。只有这样一个不会引起错误的信息才会将南非政府留在谈判桌上。乌干达将继续毫不含糊地力图实现这一目标。

布赖登斯坦先生（芬兰）（以英语发言）：我代表五个北欧国家——丹麦、冰岛、挪威、瑞典和我自己的国家芬兰作以下发言。

我们北欧国家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过去12个月中南非的事态发展。根本性的变化已经发生。北欧国家赞扬所达成的召开民主南非大会的重要历史性协议。大会的目的在于讨论南非的未来和过渡性安排，以便为赋予全体南非人充分的政治权利铺平道路。这些步骤值得国际社会给予充分的支持和鼓励。

北欧国家认为令人鼓舞的是南非政府履行了其诺言，取消了种族隔离立法，例如《土地法》、《种族区域法》、《公共场所隔离法》以及作为种族隔离大厦基础本身的《人口登记法》。因此，除了宪法本身这一重要方面之外，种族隔离的正式基础

事实上已不复存在。简单地提到这些法律就使人们想起有那么多南非人忍受了那么长时间的绝对低下地位的情景。在二十世纪,一个社会怎么能够将其84%的公民隔离起来,只分配给这些人13%的土地,以种族来划分其公民和公民的权利的等级,宣布其绝大多数的人民不得进入公共设施,这是不可理解的。

在永不要忘记残酷的过去的同时,我们现在应该共同展望所有南非人更光明的未来。北欧国家认为,南非正在进行的进程目前是不能被逆转的。许多障碍仍然存在,但是,一个统一的、民主的、不分种族的南非将会从种族隔离的废墟上崛起。

自种族隔离的基石被消除至今,国际注意力开始转向南非的社会经济局势。种族隔离导致的社会和经济不公正问题仍然尖锐。要求采取超过取消立法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然而,在这方面,优先次序必须由南非的南非人民自主地决定。在这方面,北欧国家声明,它们愿意支持南非国内为确保民主化以及弥合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巨大经济和社会鸿沟正在进行的努力。我们北欧国家正在密切监测南非的局势,以便我们可能能够估价何时有可能取消目前在北欧国家仍然有效的那些制裁。

当南非正在朝着民主前进时,极其令人震惊的是城镇暴力以如此令人惊恐的规模出现--自今年2月以来,已有5 000多人被杀害。停止这种没有理智的暴力的循环的主要责任在于南非政府。关于南非警察和保安部队成员挑起暴力的报道必须得到彻底和公正的调查。

北欧国家欢迎9月份缔结的,关于旨在防止暴力的一系列措施的《全国和平协议》。该协议必须得到所有有关方面的尊重。所有方面和个人都有责任为和平努力。如果暴力得不到控制,在南非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的进程就会面临相当大的危险。

自去年以来,寻求建立一个更美好南非的努力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北欧国家希望,大会本届会议会再次可能一致通过一项关于进行国际努力以帮助南非走向民主和不分种族的未来的决议。重要的是,必须再次以同一个声音宣布在支持目前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方面的国际团结。

阿沙亚先生 (尼泊尔) (以英语发言): 我愿首先表示我国代表团真诚感谢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在他昨天的发言中告诉我们他对新南非的设想。我也愿表示我们感谢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席克拉伦斯·马维图先生对大会所作的发言。

大会今年关于种族隔离的辩论是在一个对南非人民关键的时刻进行的。随着国际关系的迅速变革, 种族隔离在自己罪恶的压力下崩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问题是它的末日到来还有多久。国际社会真诚地希望南非迅速、和平地转变为一个不分种族的民主的社会。

这一希望在大会第十六届特别会议协商一致通过的历史性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中得到了反映。该《宣言》明确规定了该少数政权必须采取的步骤, 以便为结束种族隔离的谈判创造有利的气候。载于该《宣言》的各项原则、准则和行动纲领在第45/176 A号决议和第45/457 B号决定中得到了重申。

近年来, 在南非发生了一些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从法规汇编中删除了使种族隔离制度化的主要法律确实是令人欢迎的事态发展。但是, 种族隔离在态度上和作法上仍然存在。除非采取大胆措施, 种族隔离法律的废除对多年制度化的种族主义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差距的影响将很小。

南非政府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关于难民和政治流亡者的回国达成的协议是最近又一个积极的事态发展。我们还对近年来一些政治犯被释放表示欢迎。但是, 许多自由战士继续被拘留, 尤其是在所谓的独立家园。尼泊尔与国际社会一起要求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我们认为, 这样一项措施对为政治谈判创造有利气候是非常必要的。

我国代表团对在南非持续的暴力事件感到严重的关注。种族隔离本身是针对人类生命和尊严的一种极端形式的暴力。种族隔离使仇恨制度化, 它鼓励暴力。

越来越严重的暴力文化似乎是破坏正在进行的政治进程的罪恶阴谋。如果任其

蔓延,这种文化将对一个民主南非的未来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最近透露的秘密使用公款资助暴力活动使人们对少数政权的意图产生了严重的忧虑。即使我们假定这一政权是无辜的,对该政权控制保安部队的能力仍然有严重的忧虑。我们欢迎今年9月签署的《全国和平协定》。严格遵守和执行该《协议》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对在南非的变革进程中取得进展是非常重要的。

尼泊尔欢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关于一系列重要政治问题签署的协议。这一协议将加强自由战士在关于南非的未来的谈判中的地位。在这方面,我们满意地注意到民主南非大会的筹备会议的召开。我们衷心希望,谈判将导致建立一个不分种族的民主社会。

尼泊尔支持走向通过谈判和平地结束南非的种族隔离的重要进程。已经采取的步骤是这一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大会第十六届特别会议的《宣言》列举的各项基本原则仍远远没有得到执行。只有为颁布一部新宪法的方法而达成的协议和采取的行动以及在新宪法生效以前关于国家管理的过渡性安排才能够使得废除种族隔离的运动不可逆转。在采取此类步骤以前,尼泊尔将继续支持对该政权保持适当的压力。

此类压力的形式将必须是遵守安全理事会对南非实施的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同时,恢复与南非的民主、统一和不分种族的组织的“民间”联系应该在精心挑选的基础上进行。我要借此机会对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在通过和平手段废除种族隔离的合法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政治家风度表示诚挚的敬意。南非和平地过渡到一个不分种族的民主社会将导致在南部非洲地区出现一个和平和繁荣的新时期,将是加强和平与安全的一个重大步骤。

我要感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关于种族隔离的全面报告。我还要感谢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培训方案。反对种族隔离中心的工作一直是值得称道的。在利日利亚的易卜拉辛·干巴里先生干练的领导下的特别委员会继续成为国际上处理种族隔离和南非问题的中心。它在协调为在南非建立一个不分种族的政党民主国家而正

在进行的广泛的谈判进程所作的国际努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完全支持特别委员会在这一问题上维持国际协商一致意见以及使得这一重要谈判进行下去的努力。

拉科通德拉姆博亚夫人(马达加斯加)(以法语发言): 由于马达加斯加的地理位置和殖民历史,她不能不对南非的事态发展抱有兴趣。

虽然我们高兴地注意到种族隔离法律支柱的废除,我们也承认实际上种族隔离不可能一下子被消除。大多数南非人民在其日常生活中继续在几十年以来的压迫性法律和歧视性态度的枷锁下受苦。

但是,现在南非人民已经有了加速废除种族隔离的方法。这就需要不同的团体来执行这些方法。这就意味着,对南非政府来说需要有政治意愿,对白人少数来说,需要接受变革,对解放运动与黑人政党来说要坚决地实现其目标,并保持团结。

在这方面,我们乐观地注意到联合爱国阵线的成立。这一阵线生动地证明了团结是解放运动对付现在正在进行的进程中固有的困难可能找到的最好的武器,是挫败那些故意拖延甚至阻止出现一个新的、不分种族的、民主的南非的一些集团进行阴谋活动的最好武器。

在爱国阵线组织中走到一起的解放运动和反种族隔离组织已作出让步,并接受妥协。它们通过允许其国家最高利益压倒其政党目标而表明自身的政治成熟。《德班宣言》所确立的联合战略正在开花结果,它表现在1991年11月4日和5日举行罢工期间黑人工人的团结一致。

然而,联合阵线所取得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成就是通过强调有紧迫必要就南非未来开始真诚谈判而加快了进程。这一点使我们对这些谈判作出评价。

民主南非大会将于1991年12月20日和21日在约翰内斯堡召开,包括南非政府一方在内的所有组织将参加。此时此刻一个于11月29日和30日设立的常务委员会正在受理将由大会审议的问题。

除了保守党以外的所有政治组织已一致认识到谈判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已就基本权利的各项原则取得一致。在企图确定过渡安排以及为起草未来宪法而确定相关

内容的时候出现了分歧。解放运动要求建立过渡政府以及一个选举产生的选民大会；它们也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参加，它们说南非政府由于其自身的职能将不可避免地同时是裁判员和有关方面。南非政府起初完全反对建立过渡政府和选民大会的想法，它将其立场建立在自身地位的合法性和合乎宪法的基础上。南非政府现在表明它不再反对过渡性机制的想法，只要这种机制由多党会议所谈判并决定。

马达加斯加倾向于支持爱国—联合阵线。我在此重申马达加斯加外交部长西塞尔·拉伯诺罗先生10月4日在这一讲台上的讲话，即如果联合国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中的努力要始终如一的话，它就应该向所有方面提供其斡旋、调解甚至仲裁。我们认为如果要在各方之间建立信任气氛，不偏不倚是十分必要的。它将使得有可能消除任何可能的模糊不清，并同时保证进程的可靠性。

因此需要南非人自己确定其国家的未来，并选择其实现方式。作为联合国一个会员以及一个邻国，我们希望他们能找到一个缩小分歧，并同时不伤害任何组织的方式。这的确是一种赌博，但这是实现一致意见的代价。

我国代表团依然关注南非黑人社区继续发生的暴力。国家和平协议的签署使人们希望秩序将得到恢复。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我们敦促南非政府采取坚定行动以制止在乡镇不断发生的暴力浪潮。南非当局表现出真诚立场将有助于结束这种同胞相互残杀的争斗。我们都意识到暴力对那里人口的那个已经处于不利状态的部分造成的影响，而且甚至现在我们能够想象到这种屠杀将对该国的集体性心理造成的影响。因此我们敦促所有方面执行并尊重和平会议上联合发表的行为守则。我们请他们共同工作并真诚击败不管是何种形式的、对屠杀负有责任的力量。无疑，这样一种内战的气氛阻碍谈判、延缓经济并损害种族隔离消除之后南非的稳定。

现在我愿转向对南非实施制裁这一相当微妙而有争议的问题。

马达加斯加赞成维持安全理事会1977年规定的武器禁运方面的强制性制裁。至于其他制裁，我国考虑到南非变化中的局势以及国际上正在发生的变化，倾向于赞同有选择性地、自愿地解除一些经济、文化和其他制裁。

我们相信每个会员国应该有责任判断解除有选择地进行的制裁是否适宜,并确定在这样做时其自身的优先顺序和时间表。马达加斯加相信由解除一些制裁而创立的开端有助于更为直接地与比勒陀利亚接触,也将使得有可能施加更为直接和更为积极的压力。

我国代表团愿强调指出,它对制裁的立场丝毫不影响它对载于《种族隔离及其在南部非洲的破坏性后果》所载各项原则的支持。我们愿借此机会重申,我们支持解放运动以和平方式铲除种族隔离,并在南部非洲实现一个民主、非种族主义和团结的社会所作的努力。

我国代表团也愿表示赞赏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安置政治难民和流亡者返回南非所作的努力。我们相信,不论这一任务的困难和规模如何,它将有效地执行其任务。

我们也愿对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表示满意。它正在执行领导南非大多数走向民主的困难使命,表现出不屈不挠、分析性精神和客观性。我们全力支持它呼吁国际社会尤其通过提供更多的物质、财政和其他援助从而全力支持南非目前的进程,以帮助抵消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尤其是在教育、卫生、住房和社会服务方面。我们特别支持特别委员会提出的为重新接纳政治流亡者和被释放的政治犯而增加人道主义援助的请求。

过渡中的南非正面临着阻碍其走向非种族主义民主、并威胁使其陷入混乱中的各种模糊问题和矛盾。然而与此同时,这一脆弱的进程体现了所有人民的理想和希望。我国代表团仍然坚信,常识、公理和法律将占上风,南非重新加入大家将承认它的正当作用的国际礼让的那一天为期已经不远了。

下午6点30分散会。